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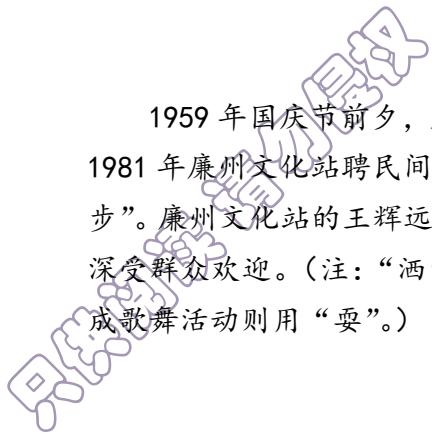
民间歌舞“洒（耍）花楼”探源

■ 周家干

合浦县民间歌舞“洒（耍）花楼”，流行于合浦常乐、石康、沙岗、西场、南康、福成、廉州及北海市一带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。“洒花楼”原为合浦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祭祀形式，即“索室驱疫”捉鬼驱鬼的意思。“洒花楼”是一千年前，由中原传入百越地区的合浦，与合浦地区的土著壮、瑶族的图腾祭祀结合，而形成的一种捉鬼驱疫的宗教祭祀。清光绪年间，合浦地区医药还很落后，群众大多以巫代医，家中有患病者，认为家宅有妖魔鬼怪作祟，延聘道巫驱宅妖、墓鬼。即请道公用竹篾与花纹纸制作一座纸扎房屋。纸扎房屋为前后三进，有门楼、天井和大厅，厅内有台椅，均为道公精工制作，敬称“花楼”。据说家宅有鬼怪作祟，便会有人生病，于是请道公降魔收妖、消灾祈福，使病人转危为安。“洒花楼”便是合浦道、巫“降魔驱鬼”的一种仪式。

“洒花楼”进行时，先将纸扎“花楼”置于庭院中或门前空地。仪式分两步进行，先是道公穿道袍，一手执桃叶，一手捧清水，一边喃唱一边手舞足蹈，作驱魔捉鬼状进入病人住房，用桃叶向病房四周拂清水。道公一边舞一边唱“驱魔词”：“我是钟馗马前官，收妖捉鬼不留情。东方恶鬼逃不掉，西方凶魔现原形。南方小怪剑下亡，北方小妖逃一空。禳鬼驱疫保平安，清灾祈福乐融融。”道公在病人房间喃唱一段时间，又转到庭院的“花楼”前焚香祭告地神灵。驱魔逐疫后，预祝病人平安无事，于是道公便在祭祀青草地神灵后，又在纸扎“花楼”四周一边用桃叶拂清水，一边喃唱：“一洒东方甲乙木，二洒南方火丙丁，三洒西方庚辛金，四洒北方水主癸。”意思是驱疫逐鬼后，病人转危为安，将有污秽的房间打扫干净，俗称即“洒花楼”。是时道公一边舞一边唱“洒罗迷”：“洒罗迷，左边洒出金狮子，右边洒出玉麒麟。洒罗迷，洒就洒只……”以上是传统“洒花楼”的版本，道公在“洒花楼”时的舞步多为“跑马步”和“交叉步”。“洒花楼”廉州俗称“跳鬼”，俗话说：“亚妈跳鬼有低（低，东西之意）看。”民国版本《合浦县志》云：“廉郡巫风盛行，病者多不服药，而好跳神。”明崇祯本《廉州府志》云：“巴人信鬼甚于信医，每得病，辄向巫问凶吉，巫者必谓鬼作祟某神现，跳鬼可愈……均廷巫为跳之六郎，跳六娘，所费甚巨。”清末梁鸿勋在《北海杂录》中云：“北海土人迷信颇深，一遇有疾，巫人乔装神状，鸣喑七咤，跳舞终宵。”

古本“洒花楼”，舞者一手执桃叶梢，一手捧着一碗清水，乐器为锣鼓、唢呐。1955年冬，合浦专区业余文艺会演，合浦县文化馆韩周全、韩泉初等组织整理的民间歌舞“耍花楼”获优秀节目奖。当时县文化馆馆长韩周全、韩泉初组织合浦一些民间文艺工作者，其中有廉州道公陈正彩、陈远成、马江村包三成、包三就、环城马协等，编写“老杨公”歌舞和廉州山歌以及歌舞“洒花楼”等，结合当时政治运动的内容进行宣传。当时，县文化馆编写的歌舞“耍花楼”《进城》，主要宣传合作化运动的优越性：通过描写一对青年恋人进城购买结婚用品，在路上的所见所闻，反映合作化的优越。青年恋人一个手执花伞，一个手执纸扇与手帕前歌后舞。男女合唱：“南流江畔稻飘香，成群鹅鸭戏水上。”当时的舞蹈主要是原“洒花楼”的“交叉步”和“跑马步”，同时吸收了一些新的舞步，如粤剧的“拂水袖”和“卧鱼”等动作，丰富了“耍花楼”的舞蹈。乐器是以“唢呐”为主，锣鼓配合，乐调雄壮，悠扬动人。



1959年国庆节前夕，廉州镇业余文艺宣传队，用“耍花楼”歌舞编写了《跃进颂》集体歌舞。1981年廉州文化站聘民间艺人陈正彩复演古本“耍花楼”歌舞。他当时跳了“交叉步”和“跑马步”。廉州文化站的王辉远也编了一个集体舞“洒花楼”，该集体舞在1982年教师节的晚会上演出，深受群众欢迎。（注：“洒”“耍”的区别在于，过去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活动用“洒”，现代发展成歌舞活动则用“耍”。）

（作者系合浦县志办原副主任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）